

逝去的紅草地



序

冉淮舟

1987年春季，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和北京军区文化部联合举办了一期为时半年的创作学习班。军艺出教员，军区出学员，在门头沟一座山脚下的营房里开学上课。第一课由我来上，讲的是文学观念的变化与文学创作的发展。休息的时候，有几名学员围着我问这问那，其中就有学文，他只是站在旁边听着，一句话也不说。但当其他学员散去，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才缓慢而又低声地说，他虽然是苏北人，却特别喜欢描写冀中平原的作品。可能就是因为这点，他早就听说过我，并且读我写的作品。过了两天，他交给我一篇名叫《白海棠》的短篇小说，那种对普通人的情人性美的歌颂，那种简洁明丽、意长的抒情描写，那种既是现实主义而又充满浪漫色彩的诗，使我对他所说喜欢描写冀中平原的作品，确信无疑，实在的。这篇作品很快就在天津的一家文学刊物上发表，是那期创作学习班见到的最早的令人欣慰的成果。从这时起，我和学文便熟识起来了。就在这一年，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除了《白海棠》，还有《瓜园夜话》、《瓜香》、《迷惘》、《路口》、《水柳》、《食月》、《英雄》等。也是在这一年，我正主编“冀中文丛”，这是一套大型的描写冀中平原抗日斗争的纪实性丛书。我想，学文既然对冀中平

原如此向往和仰慕，应该让他去那里参观采访，实地考察一番那里的历史与现实，写一本抗战时期开展地雷战的纪实文学吧。于是他去了那里，回来后兴冲冲地和我谈了他的收获，而且很快就写出一部15万字的书稿，题为《昨天的雷声》。凡是看过这部书稿的同志，都说写得很好，他把一些分散的材料，有机巧妙地组织起来，非常鲜明地突现出来，并且和整个冀中的抗战以及整个中国的抗战的广阔背景联系起来。他的笔触，不时地追述着更远的历史，同时也渗透着近前的现实，他把历史和现实融合在一起了。一些看似平常的战斗故事，在学文的笔下，是那样空灵生动，激荡人心。这就使我感到，学文虽然20挂零，思想和技巧却非同一般。我便更加注视他在文学事业上的进展了。

学文已经写了10年，仅短篇小说，收入《逝去的红草地》这本集子里的就有26篇。小说里所表现的，主要是关于他的故乡农村的生活。这些生活，学文在他的童年时期就开始积累了。童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能够长久地在作家的血液里周流。学文写出了他的家乡丰富的风土，用真诚抒写的方法，写出了家乡人民的思想 and 情绪，尤其是他们对生活的热切希望。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内容，这些作品才显得厚重而有力量。从中，人们能够看到飘野和宽宽窄窄的道路，宁静的夜晚和鸟雀歌唱的黎明，意的人性和奋勇热烈的生活。这里的抒写不是单纯的表面，其中包含着深刻丰富的社会内容，尤其是对青春的热诚礼赞；包含了作者的全部心血，他的敏锐的见解和情感的奔流。他对农村的美丽的抒情描写，虽然活泼流畅，但却并不轻松，既有欢乐，也有忧患。也许因为学文正在青春年华，他更多地写了一些青年人，他们的青春的理想，也有迷惘和惆怅，痛苦

和悲伤。就是写到老年人，也多是写他们对青春的怀念和留恋。可以这样说吧，在学文的笔下，青春是永在的。或是写它充满活力，或是写它失落悲哀，失落悲哀也会留下深刻印象，青春是永远也不会泯灭的。这至少是在这一个时期，学文作品格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这一点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学文自己也不讳言，他有些孤独、怪癖，一些人怕是对他也有这样的印象。但如果他只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生活就不会如此执着和深情，不会如此出色地描绘他的乡土，也就不会和广大的社会相通相连了。实际上，在学文的内心里，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他的作品总是笼罩着一种理想的氛围，洋溢着一种蓬勃的激情，对未来新生活的热烈追求。他对自己乡土的历史，对人民生活的风俗习惯，做了认真的观察，并且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最好的表现方法。

我尤其赞赏的是学文对文学的真正酷爱。可以说，文学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我想，有了这样一种痴迷的精神，高高的文学的殿堂难道还能一级一级攀登上去吗？回答是肯定的，我听到了这样一种充满自信的声音。

1990年7月23日，大暑闷热，于北京

目 录

[1] 序 (冉淮舟)

[1] 乡村轶事

[13] 两代人

[29] 地 界

[40] 雪 夜

[51] 嘱 咐

[61] 古 镇

[69] 晚风轻轻吹

[81] 弯弯的小河

[91] 桃花开的时候

[100] 山间有一条小溪

[109] 白海棠

[116] 瓜园夜话

[124] 山里山外

[140] 心的风筝

[150] 瓜 香

[166] 水 柳
[179] 槐 花
[193] 食 月
[201] 四季风

[211] 路 口
[223] 迷 惘
[238] 绿 梦
[247] 英 雄
[257] 最后一枪
[267] 雨花石
[284] 逝去的红草地

[299] 后 记

乡村轶事

一 谁说老犟叔不能当队长了？

苏庄队长苏老犟辞职不干，引起了不少的波动。

苏老犟，大名苏望富，现年58岁。说他犟，他犟得够格，那是因为他直筒性子，爱认死理，前些年又真的做了不少“犟事”，大伙就称他老犟，他也乐呵呵地认许。他犟得通情达理，犟得惹人喜欢。“割尾巴”那阵，上边命令他把社员自留地马上收回。当时，正是自留地麦苗长得旺盛的时候，谁忍心收回翻耕栽山芋？可是上边逼得紧，要立即刹住资本主义的歪风，怎么办？苏望富犟劲来了！他从小望富，望了这么多年，现在眼睁睁红火起来了，却又要泼冷水，他能不气么？“收？收也得让社员把麦子割了再收！”他一犟，社员暗暗敬佩，上边无法，只得等麦子熟。可是，栽了茬山芋，山芋楞是长得旺，社员感激他，上边通理的人佩服他，谁都知道苏望富的犟劲带来的好处了。

“老犟叔，不冷么？土坷垃扎脚哩！”见着他扶犁的社员总爱亲热地打个招呼，问个寒暖。他也乐呵呵地咧着嘴笑道：“不冷哩，赤脚踏地觉得舒坦呢，像城里人穿着皮鞋能犁田？又省啦——”他扑哒扑哒地跨着大步，稳当地扶着犁。那粗粗的洪亮的声音吆喝着牛，牛比吃到鞭子还害怕，浑身皮毛乱颤，

低着头，呼呼地跑。苏望富好像一辈子也不会打扮，末秋了，他穿着件粗布对襟的白褂子，腰里扎着做手巾用又作腰带用的黑乎乎、油腻腻的“白洋布”。褂子没有扣，他也懒得扣，哪如那腰带一扎利索！下身的黑布裤子据说已经在染坊里染了几次了，谁晓得那是什么布，有黑的、黄的、花的，都是女儿旧衣拆了布补上的，经颜料一染，黑乎乎的硬是看不出那些是什么布来。裤腿，除了寒冬腊月，都是卷得高高的，那裸露在衣外的腿就像一棵松树墩，皮肤粗糙得像树皮，腿肚倒像树上长出的疙瘩；嘿，地地道道的庄稼佬，就是把他塞进轿车里，只要看到那膝下的部分和那剃过的光头后长出的粗硬的霜发，就不要任何人向你介绍。

老犟叔作的活计，看到的人都要竖个大拇指。他当队长，以什么服人？还不是活路呱呱叫，叫些高傲的小伙子信服！

苏望富现在为什么要辞职不干呢？

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政策有了改变，自留地分啦！圈里的猪给养多啦，一些副业让搞啦。苏望富真是喜得落了泪，他以蛤蟆吞虫的本事，“吸”了好多能够赚钱的生意，收下的麦秸送给造纸厂，换了很多便宜货；割下的紫槐条子，组织柳匠编织……嘿！集体日日富起来了，社员的囤子满起来了。他苏老犟一家三口人，但是盖起了三间瓦房。不傻吗？唯一的女儿已出嫁了，老两口都是黄土没脖子的人了，用得着吗？望富老伴说，俺祖祖辈辈没住过瓦房，现在是新社会，俺托党中央的福，这辈不住，啥辈住？留着钱带进棺材里？她还硬着头皮为老头买了件涤卡褂子，要老头也来个老来俏。穿惯了粗布衣裳的望富老汉，怎能穿这嘎嘎新的衣服，再说，那有纽子有扣的，穿起来多麻烦！用腰带扎，不把衣服折毁了？他犟劲一来，背着老伴硬把衣服退了。

实行民主选举了，苏庄队委改选，大伙儿齐刷刷地竖起树桩样的胳膊，赞成望富老汉继续当队长，可老汉却推三托四的，什么老啦，跟不上形势啦，得让贤啦，等等。唉，反正不愿干，理由多着呐！但，社员一致不放心把掌握他们命运的大权交给别人，众情难负，他又挑起了担子。的确，他力不从心了，腿上关节炎时常发作，起早摸黑吃不消了。再说，扁担长的“一”字难认得，广播不爱听，报纸不能看，农田建设规划老套套，……他感到自己不能拖“四化”的后腿，占着茅坑不拉屎了，得让有文化、有才能的青年人干了。

社员们知道望富老汉的心思后，都说，什么时候拖腿了？中央号召的精神，老鞑叔不是以前就想办了么！社员生活不是日日红火起来了！谁家没有个自行车、手表的？还要好成什么样子呢？

“老鞑叔，干就是哩！大家满意呢！”社员们劝他说。

“不行啦，顾了外面，顾不了家里，也得歇歇喽！”望富老汉笑咪咪地说，好像卸下了一副重担，“有人接班啦！”

“哪个想夺老鞑叔的权？”

“不是夺，人家说，俺得关节炎的腿，走‘四化’的路慢哩。”

“谁说的？老鞑叔得了关节炎走路慢？”社员们发怒了，替老汉打抱不平，“谁说老鞑叔不能当队长了？”

苏望富这一次犟劲真的又上来了，不干就是不干！但他保举一个人，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人——他发怒要打断腿的女婿苏生泉——一个文静、秀气的高中生。

真的！提起老鞑叔的女婿，苏老鞑的犟劲就不够格了，女儿出嫁，他发狠让她一辈子不能回娘家。独生一个，娇生惯养的，长大了，像凤凰一样飞出了家，嫁给本乡本土同姓的，不

仅败坏了他的门风，还使他断了香火，老汉能不气么？

可是，现在他保举女婿当队长，苏生泉真的当上了苏庄第二任队长。

二 鞑门出鞑女

苏老鞑家的独生女秀珍已经24了，愿意穿针引线当媒婆的不少，可是，秀珍毕竟是独生女呀，按旧习俗，谁家的好小伙子也不愿给人招女婿。愿意招的，秀珍却一个看不中；这可把爹娘愁坏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总不能留在家里做一辈子老闺女吧！但，又不忍心断了香火。秀珍也心疼父母，她想呀想，怎么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因为她不愿把自己终身许给她不中意的小伙子呀！

20多岁的姑娘，的确长得好看，脸蛋儿像桃花似的，身段儿像初春的柳条儿；眼睛水灵灵的，说话脆生生的，要多惹人喜爱，有多惹人喜爱。见到她的人总是夸：这闺女呀，多精灵，怨娘老子本事小呢！要不，早就上电影啦！唉！也真是，秀珍常想，如果自己有个哥哥或弟弟，也不该这么苦恼呵，拣不了个“百里挑一”的人做丈夫，终究能找个称心如意的小伙子吧！可是，现在……

秀珍的活路也不坏，外面的活计别的姑娘做得出的，她都做得出；家里，那更是灵巧，绣花呀，纳鞋底呀，样样精。你看她那箱子里放些啥吧！嘿！没订亲，男人的鞋底呀，绣花鞋垫呀，整整一大叠。那一尺见方的花手帕呀，也是妙！不知从哪儿剪来的图案：有并蒂莲的，有一对似鹅非鸭小鸳鸯的。谁知她要送给谁做定情物呢？

也许是月下老人早已给她牵了红线。秀珍的心里像一条小

虫儿在蠕动，挺痒痒的。真不晓得姑娘的心被什么样的情丝缠绕着，支配着她整日去想着自己的心事，谁能相信呢？秀珍心里想的竟是她已出“五服”的远房哥哥苏生泉。开始，她也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荒唐，她为什么要想到他呢？本村同姓的，不但人家不愿招，就是娶个本村一姓的，人家也不会愿意呀，生泉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找不着一个好媳妇？愿意破风俗、受嘲骂要个远房妹妹做媳妇？后来，不管怎么着，秀珍也赶不走生泉留在她心中的影子。

她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生泉，是由一点小事情掀起了她心中的波澜。

正月里，正是农闲时，媒婆们跑东家串西家，给这个后生说媳妇，给那个闺女说婆家，真像个蜜蜂儿给鲜花“采粉”。给生泉提亲的踏破门槛。生泉是队里农技员，有文化，又秀气，见人总是笑，腼腆得说不出一句圆润话；家底也厚实，又是个独生子，今年25岁。25岁在农村说不算小了，可生泉本来不想订亲，想集中精力搞农作物杂交试验；父母不同意，催他说：“这么大了，还傻想，说个媳妇能坠住了腿？”生泉拧不过父母，就与邻村的一个姑娘订了亲。恰在这时候，上边来了个招工指标，大队叫他去，嘿！傻小子，他惦记着农作物杂交试验呢！把指标让给了别人，他的对象听说后，翻着白眼去找媒婆：“他是个傻子，跟这样的傻子过日子，将来没个好。”于是，这门亲事吹了。这件事引起了乡邻乡舍不少议论：有的说，那丫头不懂事，不知小伙子的志向！有的说，生泉傻，在个生产队能搞出个啥道道来？进了厂，端了“铁饭碗”，愁着没乐趣？偏偏爱上个穷乡村。……

秀珍听了，心里也在问：“这个生泉哥，真是死心眼，搞试验为的啥？想得奖，工厂月月有奖金呢！”可是，她又想：是

啊，人家搞试验，粮食丰收了，得益的是谁个？还不是大伙！她明白了，生泉哥心里想的是大伙啊！……

阳春三月，桃李花开了；村后的小河道渐渐多了人，大姑娘新媳妇在轻轻地搓着衣裳，后生们在用8磅锤样拳头捶衣服。秀珍望着自己下游的生泉哥，洗衣服那副笨样子，屁股一撅一撅的，使出了全身力气揉着衣服，好像要从衣服里揉出点油水来。秀珍抿着嘴，忍不住“扑嗤”笑出声来。生泉顺着声音抬头望去，是一张俊俏的脸蛋和妩媚的大眼睛。他不觉脸红了，像喝醉了酒似的。他发现秀珍那炽热的目光里包含着多少色彩呀！犹如天空是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合成的一样。那束目光中他觉得有嘲笑、矜持、羞涩、妩媚，还有……七色体只少的那一色，这一色又是什么呢？生泉不敢妄加想象。

他洗得更加慢了，好像在逃避着人们的各种眼光，低着头，有时望着水中的鲢鱼在愣神。

人们渐渐地走完了，河道上只剩下秀珍和生泉。秀珍那双麻利的手早该洗完了，可手里老是搓着件衬衣，不见用水洗，心里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当她发现河边没人时，她才慌乱地放在水里揉了几把，用劲地抖着，端着盆儿轻轻地走了。

生泉听到“哗啦、哗啦”的抖衣声，他才想到自己面前还堆着一堆呢。当他有意无意地瞅一眼秀珍时，他发现从秀珍那花格子衬衣里掉下一样东西来，顺着水流向他这边漂来，花花绿绿的。他想叫住秀珍，可不知是个啥玩艺，如果是什么……人家不要的东西，多难堪！他脱下鞋，等到那玩艺经过他面前时，捡起来一看，嘿！好看极了，有并蒂莲，还有一对鸳鸯的花手帕，简直像一件珍宝……他忙喊：“秀珍——，你的东西丢了！”他知道这手帕的作用，这比媒婆灵多了，因为这手帕能给

她捡个称心如意的女婿。生泉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在等秀珍回来取。

“谢谢你——，我没丢东西！”秀珍急匆匆走着，脸儿也没转。

“你的花手帕——，绣花的！”生泉不得不提醒她。

“那是你的——！”秀珍转过脸朝他莞尔一笑。他发现那笑好像是单色体，没有前面那六种。

“噢，莫不是她……”生泉好像突然明白了点什么，可他又马上摇了摇头，“不会的！不会的！……”

.....

苏生泉的冬季农作物杂交获得了高产，受到了干部群众的称赞，上级给了奖。他们俩播下的爱情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爱情的果子已经要成熟了，象晶莹、紫亮的葡萄，一尝，那味道呵，甜得你咽口水，馋得你直咂嘴，秀珍姑娘何曾不想“尝尝”？

苏老犟得知女儿和生泉恋爱后，气得跺着脚大骂：“小畜牲！不知好歹的毛丫头！和猪狗一样了，乱来！……”老犟的犟劲来了，把秀珍锁在屋里，整整两天没给水、饭，后来又用绳子抽，可怜的姑娘变得憔悴多了。

老汉又抄起扁担，要去打断生泉的腿，秀珍知道父亲的“火气”，知道父亲去打生泉，生泉决不会还手的。她苦苦地抱着父亲的腿央求：“你打，就打我吧……”

老汉本来挺喜欢这个有志气的小伙子，可是，现在……老汉气愤了，“小畜牲！”老汉只会这样骂，再粗的话对女儿他是骂不出来的，“你好好想一想！……”

“我想过了，大，我是为你啊！”秀珍弱得几乎要说不出话来，她的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老犟憋得很，没话去开导

闺女，觉得她败了风俗，丢了人，就得打，狠狠打！

是的，秀珍是为了父母，她是精灵人，虽然她也感到破了本村的风俗，和一个姓的结婚是有点……总觉得有点，她也不知道有点什么。他们的恋爱、婚姻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人不得干涉的。秀珍曾不止一次考虑过：我是个独生女，不能抛弃赡养父母的义务，但也不能和不称心的男人过一辈子。经过反复考虑，她和生泉结婚，是两全齐美的！一个村，既不出嫁又不招，两家父母，她和生泉全可尽到赡养义务，生泉又是她选中的，有什么不可呢？……

可怜天下父母疼儿女的心。当秀珍五天粒米没进肚时，老羮的心软了。

他落着泪指着秀珍的鼻尖：“我的儿啊，你真不听大的话？唉！……算我依了你！”

三 老羮叔又犟起来了！

秀珍和生泉结了婚，人们总觉得不顺眼，虽然合乎情理；但，他们认为秀珍有点太那个了，不是吗？一个村的，一个姓的，结婚不乱了套！再说，老羮辛辛苦苦一辈子，女儿不招郎，嫁出去，断了香火，造孽啊！

秀珍三天回娘家，望富老汉眼都没瞅她一眼，吃饭时，自己盛了吃，好像根本独生女儿没在眼前一样，吃啊，吃啊，喉咙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塞住似的，咽不下，没味道。没法，推开碗，抽闷烟。

老婆子觉着可不是个滋味了。秀珍出嫁，家里洗陪一样东西，这么个勤快的闺女，七、八岁就拾柴禾，16岁时就顶个劳力了，苦挣了几年，没舍得多花一个子儿，一辈子终身大事了

了草草，唉！……老婆子心疼身上掉下的这块肉，秀珍临走的那天，她偷偷地拿了二百块的存折给了秀珍：“珍儿，这钱你拿着，买东西……唉，叫娘没法啊！生泉是个好孩子，可他又是一个姓的，你还得叫他哥哥，如果他肯招，也许你大……”老婆子哭了，哭得很伤心。

“钱，妈，我不要。你知道他是个厚道人，我喜欢。再说，他也是个独生子，母亲身体又不好，怎么好叫他上俺家呢？我们一个庄，以后你身体不好，就都搬到一起来，我和生泉好好侍候，妈，你说呢？……”

现在，老婆子看到女儿回来了，眼泪啊，像六月里的阵雨说来就落一阵子。

秀珍默默地看了父亲一会，揉了揉眼睛，端着碗进厨房了。老婆子叹了一口气，又恼怒又怜悯地说：“珍她大，珍儿三天回娘家，本该高兴，可你……珍儿瘦成那个样子，叫我没法过啊，你就忍点吧，闺女怎也不能老在娘的身边过一辈子吧！好歹一个姓，秀珍有孩子，是他家的人就不是俺家人？一笔写不出两个苏字！你，你就想开点吧，生泉那孩子有出息，听说搞成功了什么试验，是个好孩子啊，难怪秀珍和他……”老婆子罗罗嗦嗦说了一阵子。

老汉没有说什么，只是眼睛翻了翻，好像在责备老婆子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来。

秀珍从厨房里出来，端了碗刚炒好的豆腐放在桌子上：“大，生泉听说你爱吃豆腐，早晨跑上街买的，……你尝尝，我炒好了……”秀珍自己也坐到桌边拿起了筷子。

“我不吃，那小子不安好心。”老汉磕着烟锅怒冲冲地说。

“哎呀，我的老祖宗，人家起早跑那么远买豆腐给你吃，还说没安好心，豆腐是毒药？珍儿想害你了？你呀……”老婆子

冲着老头子吼着。

“你就知道嚷！”老汉瞪着老婆子说。

秀珍咬着嘴唇，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滴进了碗里，她掺着泪水喝了一碗粥。

临走时，秀珍对父亲说：“大，我和生泉商量好了，我们两家合一家，俺下田干活，生泉他忙试验田，你和妈，还有那头两个老人都在家歇着，喂个猪，做做饭，将来……看个家，日子是会过好的。……”

老鞑闷声地说：“俺不要你挣给俺吃，出门的闺女，不指望！你不在家，……俺权当没有孩子，是五保户，你看你大老爹没儿没女的，也照样吃喝，没你，俺还少生气呢！……”

“哎呀，我的老天呀！你疯了，孩子一片好心意，你呀你……”老婆子哭喊着指着老汉的脸骂。

“哼！你也想走是不是？你走吧！和你离婚我才清爽呢！我买个牛……”老汉连忙止住话，瞧着老婆子的反应。

“好啊！我走，我走！你个老和尚，你和牛过一辈子吧！……”

老婆子拉着秀珍走了。秀珍流着泪望着哼哼出大气的父亲，心想，这么鞑，唉！没办法呵。先把妈接过去住几天，让他冷静考虑一下吧。

“走吧，走吧，都走吧！……”鞑老汉恼怒地磕着烟锅子说。

四 老鞑心软了

老婆在闺女家住了三宿，这可急坏了苏望富，别看他田里一把手，样样拿得起，可是，回到家里，看着三间瓦房愁死

啦！锅没饭，缸没水，鸡鸭嘎嘎地叫，猪子也饿得直哼哼。一天活计下来，未免有点腿疼腰酸！老汉朝铺上一躺，呼噜呼噜地睡开了。因为往常有这么个习惯，一到家里，事事不问，躺倒就睡，家务都是秀珍和她妈包了。老婆把饭盛到桌上，菜端到桌上，闺女把洗手水打来放在床前：“大，起来洗洗，吃饭。”嗨！劳累了一天，听着闺女这甜甜的叫声，醉人呢！要不怎么称是父女情呢！那老婆子却开口便骂：“犟鬼，吃饭啦，要不和猪一起吃去！”多难听，可老汉听来却另有风味呢。

现在，望富老汉躺倒睡着了，谁来喊他呢！

真怪！醒来，苏望富竟发现桌上还有冒着热气的饭菜；于是，他不问三七二十一，端起就吃，吃完才觉得奇怪，是谁送来的呢？老婆？老汉摇了摇头。闺女？不可能！老汉想，到底谁呢？猪鸡鸭也都喂过了。他问了邻居，邻居都摇了摇头，难道像故事传说的那样，仙女给做的？老汉滑稽地笑了笑，仙女图我个啥？哎！说实在的，家里没个人也实在真难呀！……他真想给这个送饭的人下跪，等老婆回来了，他好爱理不理地说，怎么回来了？过够了？我在家过得爽快呢！离了你，太阳照样从东边出到西边落！……这叫不吃馒头争（蒸）口气呀！

第四天，老婆还没回来，老汉这下可急得不行了。

这晚，他来到家没睡，老汉要看看到底谁行的好，为他操持了三天家务，给他送了三顿晚饭。

啊！是你，原来是你做的事，白天你暗里帮我的忙，现在又……唉！老汉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摇了摇头，长叹一声，躺在床上，“干就让他干吧，反正我得歇歇。”老汉想。

生泉拎着饭进来了，小伙子眼尖，看到大叔今晚上是装的，也就没有蹑手蹑脚的，他把饭放到桌上说：“大叔，你累了，歇会儿起来吃吧。秀珍听说你这几天冻着了，今晚熬了姜汤我